

再论严歌苓《白蛇》

——以文革下的女性性别书写为中心

徐榛* · 奇英**

目 录

1. 绪论
2. 文革下的女性书写
3. 女性性别错位与同性恋
4. 结论

1. 绪论

严歌苓作为旅美的华裔女作家，可以称得上是北美华文文学中，最具实力、最具影响的新移民作家之一。进行文学创作三十年，她的文学创作在数和质上，都可谓是硕果累累。严歌苓出身于1958年，12岁进入部队当文艺兵，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中经历了文革，20岁当过战地记者，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30岁的她开始学习英文赴美留学，攻读过写作的最高学位硕士学位，在对英美文学进行了系统学习的同时，她也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对象，不仅是对国内的形势和社会变革进行书写，也对国外的个人经历和人性认识方面进行创作。有学者提出：“对严歌苓小说创作的划分一般以出国前后为分界线：出国前的小说多以军旅题材进行创作，而出国以后的创作，由于国外环境相对宽松，故严歌苓的小说多以文革和移民为背景进行创作。”¹⁾但是在国内来讲，严歌苓

* 韩国水原大學校 国际教养学部 助教授.

** 韓國外國語大學校 中語中文學科 研究生.

的知名度和群众接受度并不太高，更由于她处在海外华人移民作家这一较为小众的群体之中，因此，一直徘徊于国内主流作家的行列之外。直到近几年，通过影视剧改编的新式途径，严歌苓才逐渐通过媒介由小众向大众过度。²⁾之前有《天浴》，近前，尤其耳熟能详的应该要数《金陵十三钗》和《陆犯焉识》这两部小说，被拍成影视作品之后，具有一定的反响。

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她旅美以后开始的，在她发表的众多文学作品之中，中篇小说《白蛇》可谓是她的一大力作，这篇小说发表于1998年5月的《十月》第5期，并且于2001年获得第七届《十月》（中篇小说）文学奖。这篇小说的文本结构极其特别、讨论的对象比较集中、情欲的表达非常独特，所以不管是文本结构还是主题视角方面都是极为独特和值得深究的。有关严歌苓小说的阐释和研究非常的多，其中不仅涉及到学术论文，还有相关的学位论文，可见，学界对华文学作家，对严歌苓的认同与研究也是十分重视的。本论文主要讨论严歌苓的中篇小说《白蛇》，笔者也就有针对性的对《白蛇》文本的研究进行了关照和考察。在中国大陆方面，对严歌苓的研究可谓是非常活跃，仅对《白蛇》文本的分析和研究就有一定的分量。其中涉及到这一文本的学位论文有很多篇，这里仅举出一两篇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一是重庆师范大学谢嘉沂的《严歌苓同性恋小说的创作研究》，主要是以“同性恋”为关键词，对涉及到同性爱主题的小说的成因、书写、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另一篇是哈尔滨师范大学孙靖的《严歌苓海外小说研究》，主要关注作家笔下人的命运和两性关系。在学术论文方面，就更是多之又多，就涉及和专门讨论《白蛇》这一文本的研究来说，就有很多篇：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的〈最时髦的富有是空荡荡——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³⁾，其中涉及到对《白蛇》文本解读的问题；麻蕊的〈“文革”对女性的双重伤害——对《白蛇》中徐群珊形象的分析〉⁴⁾，这篇论文避开了小说文本中对第一女主人公的讨

1) 谢嘉沂，《严歌苓同性恋小说的创作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第1页。

2) 孙靖，《严歌苓海外小说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第1页。

3) 陈思和，〈最时髦的富有是空荡荡——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月月小说，上海文学(2003)。

论，而是将观众的着重点放在第二个女性的身上，分析文革时期，对女性在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双重伤害；张卓、杨明的〈论严歌苓《白蛇》的视角转换〉⁵⁾，主要讲讨论的重心放在文本结构的讨论上，将小说的三个版本分别归述为官方话语权、民间话语权和私人话语权，从特殊的文本结构创作中展现严歌苓创作的影响；丁怡萌的〈“神话、现实、历史”的三重嵌套同构——评严歌苓小说《白蛇》〉⁶⁾，将《白蛇》文本和传统神话《雷峰塔传奇》进行互文研究，将文本中的人物在传统神话中找到其人物原型和故事原型，以此来推理出“文革”叙事的意义；王初薇的〈性别迷失：另类的情欲悲剧——评严歌苓的中篇小说《白蛇》〉⁷⁾，从意象和剧中剧来分析女性宿命式悲剧和无从抵抗的生存困境。当然，除了这几篇以外，还有很多论述，这里不一一举出，综合来看，关于《白蛇》的研究主要从这样几个角度展开：第一，以女性为研究焦点，阐释文革对女性的伤害；第二，互文研究，主要是将传统《白蛇传》和《白蛇》进行文本对照研究；第三，女同性恋视角论述，主要表达在特殊的政治背景环境下，主要人物形象在性别上的转换；第四，文本结构研究，针对讨论《白蛇》文本特殊的文本结构。可以说研究视角非常新颖，内容也很丰富。

和中国大陆研究相比，在韩国，对严歌苓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更不用提专门研究《白蛇》的论文。通过对韩国严歌苓小说研究的考察，只发现两篇，一篇是韩国海洋大学国际地域文化系张致烨的硕士论文《在美华人、韩人的离散文学翻译和特征比较：以查建英、严歌苓、朱寿佳作品为中心》⁸⁾，主要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在美华人和韩人离散主题创作的比较上；另外还有一篇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朴南用教授和研究生李天珠共同发表的〈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

4) 麻蕊，〈“文革”对女性的双重伤害——对《白蛇》中徐群珊形象的分析〉，文学研究(2009)。

5) 张卓、杨明，〈论严歌苓《白蛇》的视角转换〉，长城：作品评说(2011)。

6) 丁怡萌，〈“神话、现实、历史”的三重嵌套同构——评严歌苓小说《白蛇》〉，山花：文本分析(2014)。

7) 王初薇，〈性别迷失：另类的情欲悲剧——评严歌苓的中篇小说《白蛇》〉，华文文学(2007)。

8) 张致烨，〈在美华人、韩人的离散文学翻译和特征比较：以查建英、严歌苓、朱寿佳作品为中心〉，硕士论文，釜山：韩国海洋大学图书馆(2012)。

钗》中出现的历史记忆和下位主体研究⁹⁾，主要是对《金陵十三钗》文本的历史记忆书写和下位主体进行讨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有关严歌苓小说的研究，其实不用说是严歌苓，即使是华文文学研究这样的学科还没有在韩国建立起来，所以这也是韩国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那么，最近以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为代表，正在韩国努力掀起华文文学的研究热潮，并且也初显成效，首先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不仅邀请来自马来西亚、香港和加拿大的作家，还邀请到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的专家，而且在韩国的年轻学者们也逐渐开始对华文文学进行学习和研究。

在前文已经有所提到，在韩国，对华文文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自然而然，对严歌苓的小说研究也是极为空缺的。笔者之前有讨论过鲁迅先生笔下的“蛇”意象，一读到严歌苓的《白蛇》之后，好像比较有感情，结合中国大陆学者对这部文本的研究和解读，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再加上韩国还未有这方面的讨论，所以试图重新解读严歌苓的《白蛇》。本文重在文本分析，主要目的在于一方面考察小说中有文革语境下的女性书写，另一方面对之前学者认为的文革下女性同性恋观点提出质疑，并结合性别错位、性别认知、性取向、女性主义等相关理论进行剖析，尝试提出新的解读方法和观点。

2. 文革下的女性书写

《白蛇》这部小说不是按照传统的叙述模式展开的，而是由三个不同的版本构成的，即四个官方版本、三个民间版本和七个不为人知的版本。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是从1962年到1980年，所以，可以发现这个故事是经过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阶段。这个故事主要是讲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一个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和崇拜她的舞迷徐群珊之间“模糊的”感情交换，或者说交流。

9) 朴南用、李天珠，〈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出现的历史记忆和下位主题研究〉，韩国中国言语文化研究会：韩中言语文化研究(2014)。

极为特别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回避了对男性的书写，几乎将所有的视点都聚焦在女性这一群体的身上，对男性的书写也只是非常轻微地带过，带有“男性缺失”的书写印象。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察作品中，在“男性缺失”的书写语境下，女性的角色特点，或者说女性的社会呈现面貌是怎样的。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作品的大背景是设定在文革时期，文革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让人性中的一切兽性、魔性充分上演的舞台。¹⁰⁾文革中的红卫兵以嗓门大、胳膊粗为美，可以对看押犯人随意谩骂，急了还可以动手打人，其威猛程度不亚于粗鲁的男性。¹¹⁾在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事例。首先，文革前，著名舞蹈家孙俪坤将“白蛇”的意象融入到舞蹈中，一时名声大噪，成为全国人民追捧的舞蹈明星；可是到了1966年，孙俪坤被革命群众冲击。

在官方版本写到：

“根据各方面的调查和孙本人长达四百页的反省书，孙于一九六九年被定案为资产阶级腐朽分子、反革命美女蛇，同时被正式关押审查。”¹²⁾

在民间版本中：

“实际上那个红极一时的孙俪坤是个国际大破鞋。”“演“白蛇传”那些年，大城小城她走了十七个，各个城市都有男人跟着她。她那水蛇腰三两下就把男人缠上了床。睡过孙俪坤的男人都说她有一百二十节脊椎骨，她想往你身上怎么缠，她就怎么缠。她浑身没有一块骨头长老实的，跟她心思游动，所以她跟没有骨头一样。”¹³⁾

通过这两个版本，我们可以发现三个现象：第一，对孙俪坤政治身份的定罪没有交代原因，也就是说是因为什么指定她为反革命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第

10) 朱幸纯，〈《白蛇》同性恋情感背后的真实〉，文学教育(2010)，第22页。

11) 王帅利，〈严歌苓《白蛇》主题意蕴分析〉，中国校外教育：教研视点(2014)，第24页。

12) 严歌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华文出版社(2000)，第129页。

13) 同12，第130页。

二，民间的反映追随官方的判决，民间对孙俪坤的私生活进行揣摩、假设和幻想；第三，“白蛇”的意象由美转为恶，而且这种转变是从感官转向了内涵。由此可以了解到，文革这一特殊的时期，所谓的官方和民间其实都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这样的话语权本质上都是官方的话语权，只不过一个比较隐晦，一个比较直白而已。另外，对孙俪坤“白蛇”意象的定位，是在臆断的情况下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根据自己话语权的需要来对意象的内涵进行判断，我需要她扮演什么角色，就寻找意象的特点而不断放大，满足话语需求。不仅如此，孙俪坤被囚禁以后，开始她不习惯在看押人的面前上厕所，流泪求她们背过身去，否则蹲上一个小时也蹲不出结果，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孙俪坤开始习惯了自己的身份，即使在看押人面前也蹲得舒舒服服的，而且和窗外的男人们进行黄色调侃。女性在这样的政治话语和环境之下，严歌苓用“习惯了”这样的字眼，可见，放下个人的荣誉和尊严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不会是很长时间。所以，“习惯和失去”成为了和孙俪坤相似的女性的代名词，只有习惯政治意识形态和失去自我意识才能在这样的语境下暂得短暂的安宁。

小说中另一个主要的女性就是孙俪坤的舞迷徐群珊（徐群山），严歌苓在设计这个女性形象的时候是很特别的，她这样刻画到：

“二十出头，不高，也不矮，脸皮光生生的不黑不白，两根剑眉划向太阳穴。他身穿旧黄呢子军装，多年前挂领章和肩章的地方是方方的几块簇新，色泽比其他地方深些。这证明他那身将校呢军装是真的；这男青年的优越感也是真的。是个‘干崽’（高干子弟）。”¹⁴⁾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丝毫不能发现徐群山任何的女性特征，完全是以男性的面貌呈现出来，当然，也正是这样完美的男性面貌能够让她自由地进出看押所和孙俪坤见面，进而引起孙的心理变化。当然这样的书写也可能和严歌苓的经历有关，严歌苓在西藏巡回演出的经历，对她在写作气质的形成上有很大的影响，使她产生一种非女人式的，比较雄壮的，近乎雄性的气质。¹⁵⁾但是，在

14) 同12，第134页。

不为人知的版本之四中，徐群珊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在上山下乡时所遭遇的情形，身为女性的她和一起下乡的另外两位女知青的情况完全不同，真正的男性似乎不认为她是女性，不帮她挑水，甚至在坐火车时被称为小伙子。就此，严歌苓是要将女性变为男性，还是要将女性男性化处理呢？我觉得更倾向于后者，其实女性即使修剪了头发也是很容易分辨出其女性的特征的，那么，为什么作家要做这么夸张的刻画呢？笔者认为，作家对徐群珊进行了“去性别化倾向”的书写。即，文革的时候，整个文革文化是以阳刚气质为主导，整个是以劳动美、力量美的形式展现出来，其实质上就是去性别的过程，去掉了两性的关系，文化气质上体现在阳刚气质的层面上，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性别气质，而是一种政治气质。所以，在文革这样的政治话语之下，严歌苓笔下的这位女性有经过去性别的过程，就作品本身来讲，这样的去性别化，反而让徐群珊在文革中避免成为男性霸凌的对象。

以上讨论的两位女性，是小说《白蛇》中最关键的两女主人公，当然也呈现出不同的女性特征。除了两位女主人公之外，严歌苓还刻画了一群女性的群像。这一部分女性虽然没有具体到个人，或者说是女性的个像，但是这一群女性可以说是文革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的一个既特殊有普遍的女性群像。在民间版本里，我们可以看到看守孙俪坤的一群女娃，她们是专政队的女娃，严歌苓这样写道：

“专政队员拿根大棒跟在她后面。专政队员都是女娃，歌舞剧院学员班的学员，几年造反舞跳得肩宽腿粗大嗓门。”“专政队的女娃不准孙俪坤蹲茅坑时关门。女娃们总是一条粗腿架在门框上，大棒子斜对角杵着，这样造型门上就弄出一个‘X’形封条。”¹⁶⁾

我们可以看到，这群女娃可以说是一个特殊年代下，一个极为普遍的女性群像，这里的女娃是“专政”的执行者，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

15) 舒晋瑜，〈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作家〉，中国图书评论(2002)，第17页。

16) 同12，第131页。

是专政队员，这些女娃过去是把孙俪坤当成“孙祖祖”，进她的单独练功房，进她的化妆间女娃们都曾恭敬得像进祖宗祠。这前后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由恭敬转为了仇恨，而且是有多恭敬，就变得多仇恨。从这样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感到，在文革这样的特殊语境下，不仅是女性，人本身就似乎已经失去了自身判断的能力，或者说是被整个时代所控制了，所以，这是一群很容易随时转变自我和被控制意志的女性群像，这里不仅是女性，即使就是男性，在这个时期也是不容与时代气质相背驰的。因此，其实也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和普遍人物群像的表现。

以上是对《白蛇》文本中出现的女性书写进行简单地考察，在这篇几乎是“去男性化”创作的小说作品中，女性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出现这样三种女性书写的倾向：第一，习惯于政治意识形态下后，渐渐失去本我意识的女性书写。在人性中一切“兽性”和“魔性”充分上演的文革语境下，女性比较容易成为被打压和受冲击的性别群体，特别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关注度的女性，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女性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牺牲品；第二，在充满阳刚气质的文革背景下，女性的“去性别化倾向”书写。特殊的背景环境，个性的女性装扮，为文革中的女性意识的表现提出了反思的课题。诚然，文革这样的特殊背景下为这样特殊的女性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去性别化倾向”书写下的女性到底呈现怎样的面貌；第三，被时代和意识形态完全控制的女性群像。这一群女性既是特殊的群体，又是普遍的群体，特殊在她们出现在一个完全特殊的时代，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普遍在她们是时代所造就的群体缩影，或者说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下所有人群的代言者。综上所述，严歌苓在篇幅有限的中篇小说中，将文革大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缩影式的书写，那么这里的女性的情感、关系、意识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又是如何展现出来的？这里将对两位重要的女性形象孙俪坤和徐群珊做出详细的分析。

3. 女性性别错位与同性恋

前文已经有所提及到，这篇小说的主要角色和情节都是通过孙俪坤和徐群珊两位女性来完成的。虽然是两位女性，但是在一出场的时候，直接告知给读者的却是孙俪坤和“男性”的徐群珊（山）。以男性化的形象出现，在文革特殊的背景之下，对被关押的孙俪坤进行一种精神上的救赎，让孙俪坤重新找回了自己。就在孙俪坤对徐群珊（山）充满爱意的时候，徐群珊揭开了自己的性别之谜，而孙俪坤承受不了情绪上的冲击，发疯住院，徐群珊又以真实的女性妹妹的身份照顾着孙俪坤，直到文革结束，两人各自结婚，在徐群珊的婚礼上，孙俪坤送给她一座青白蛇怒斥许仙的雕塑。直到这里就是两位主人公发生的所有故事。那么，小说中的两位女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成为了很多学者竞相解读的主题，因此，也出现了从各个角度的解读，但是，无独有偶的是，几乎所有的学者从一谈及这部作品的时候开始，就将其定义为同性恋小说，从而，从两位女主人公的同性爱的角度来谈文革对女性的伤害。初读这部小说的时候，的确差点误认为这是一部讲同性爱的作品，但是仔细推敲，其实是值得商榷的，这真的是一部讲女性同性爱的小说吗？为什么几乎谈及到这部小说的学者都毫不犹豫地将其定位为同性恋小说。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角度来重新关照这篇小说的两位女性形象，尝试着阐释出不一样的观点。

从小说的标题《白蛇》来看，就不难和传统的神话故事《白蛇传》联系起来，在解读《白蛇》的论文中，自然也就少不了互文指涉。其实，在严歌苓在《白蛇》的书写中，的确也有融入传统神话《白蛇传》的影子，其中一个经典的场面就是“青白二蛇争斗”的场面：

“台上正演到青蛇和摆设开仗。青蛇向摆设求婚，两人定好比一场武，青蛇胜了，他就娶白蛇；白蛇胜了，青蛇就变成女的，一辈子服侍白蛇。青蛇败了，舞台上灯一黑，再亮的时候，青蛇已经变成了个女的。变成女的之后，青蛇那么忠诚勇敢，对白蛇那么体贴入微。要是她不变成个女的呢？……那就没有许仙这个笨蛋什么事了！我真讨厌许仙！没有 他白蛇

也不会受那么多磨难。没这个可恶的许仙，白蛇和青蛇肯定过得特好。咳，我真瞎操心！”¹⁷⁾

这段描写其实是徐群珊日记里的一段话，是她在看了孙俪坤的表演之后记录的文章。有学者通过这段描写提出：“孙俪坤的出场和白蛇背后的那个集处女、女妖与女神于一体的经典传说，不仅唤醒了作为少女的徐群珊心中潜在的同性恋冲动，而且也唤醒了作为小说阅读者的我们对于女同性恋的复杂感情。”¹⁸⁾显然，这里隐射了徐群珊以“青蛇”的角色对“白蛇”孙俪坤的爱情。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青蛇的性别问题。那么，在最早的《白蛇传》中，第一折戏叫《双蛇斗》，青雄白雌，青蛇要娶白蛇，白蛇不允，双蛇斗法，白蛇战胜青蛇，青蛇甘心化作女子，和白蛇姐妹相称，而后下山。¹⁹⁾所以，不难而知，在传统的神话戏曲中，青蛇是经过由真正的“雄性”到“雌性”的变化过程，这是生理性别上的真正的变化；第二，徐群珊痛恨的是许仙，所以许仙成为了比较的参照对象，在青蛇和许仙两个男性之间，她觉得青蛇和白蛇更合适；第三，还应该注意观察主体和客体的问题。即，青蛇的指涉内涵和青蛇在被谁观察。也就是说，日记本身是徐群珊在观察青蛇这个角色，青蛇本身不指涉任何内容；而有的学者不自觉地写这段日记的徐群珊就看做是青蛇，如果这样判断的话，就会回到第一个性别的变化问题上，其实，这里就是出现主客体混淆的现象。所以，笔者认为，这里对青蛇的指涉内涵和青蛇的性别出现了混乱，我们应该关注到青蛇是否有指涉内涵和青蛇本身的性别是男性，并且有许仙作为参照对象，所以是很难得出徐群珊有潜在的女同性恋意识的结论。

不仅如此，陈思和教授也从这个角度对青白二蛇的关系作了解说，他也强调青蛇的存在意义，认为：“‘男性’的徐群珊利用某种权利假象勾引处于困境中的舞蹈演员孙俪坤，起到保护孙俪坤的作用；但最终徐的性别暴力导致孙俪坤

17) 同12, 第144页。

18) 姚敏娇, <话语张力与经典改编中的互文指涉——以《白蛇》中德女同性恋书写为例>, 批评与阐释, 当代文坛(2013), 第148页。

19) 潘侠风主编, 《京剧集成 第五集》, 新世界出版社(1993), 325-331页。

的精神失常，徐群珊还原为‘女性’在医院里陪伴着孙俪坤，完成了由‘异’性恋转向同性恋的过程。整个过程似脱胎于青蛇为占有白蛇比武格斗、最终屈服、化作女性陪伴白蛇的过程。”²⁰这里陈思和教授也是将徐对孙的感情变化认同为青蛇和白蛇比武格斗，正如上文所说，青蛇是经历“雄性”到“雌性”的转变；而徐群珊并没有发生生理性别的转变，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青蛇之所以和白蛇比武，是出于雄性对雌性的爱慕，是为了追求爱情和婚姻。那么，徐群珊对孙俪坤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情感？陈思和教授使用了“勾引”、“性别暴力”等字眼，那么，徐为什么勾引孙？而且她勾引孙了吗？这都是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笔者将跳脱神话的互文指涉的角度，对孙徐二人的关系作一个分析。

在上文已经有提到，徐群珊是以男性的身份出场的，利用某种权利的假象和孙俪坤进行了正面的接触。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徐为什么要和孙接触？在小说中，严歌苓其实交代了徐对孙的情感是始于小时候对孙的崇拜和喜爱。这个时候，徐还是一个小孩子，比较男孩的打扮，她在看到孙俪坤之后，这样感慨道：

“我一直喜欢舞蹈，可自从看了她的舞蹈，我觉得我不是喜欢舞蹈，而是喜欢产生舞蹈的这个人体。我是不是很奇怪呢？谁能告诉我，我这样是不是正常？”²¹

读到这里，就会给读者一个错觉：徐喜欢孙的这个人体。有的学者就通过这个表述认为，这个时候徐开始对孙进行了性别上的幻想和同性的情爱。但是，我们注意另一个问题：第一，徐还是小孩子，而孙已经是成熟的舞蹈家。一个孩子对偶像的爱慕可以判断成同性爱吗；第二，在徐的这篇日记的最后，徐写到：

20) 陈思和，〈最时髦的富有是空荡荡——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月月小说(2003)，第27页。

21) 同12，第143页。

“看看我自己已经发育的身体，我想到白蛇的。我的身体多可怜啊。我会长得像她那样吗？”²²⁾

到这儿为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判断出，徐对孙身体的喜欢，应该不是性方面的喜欢，而是同为女性，对自己能否也拥有女性特征胴体的一种间接地表现。

其实，之所以有上述这样的自我认知的过程，应该就是和徐本身的装扮特征是有关系的。以为她留着游泳头，带着手表，从小说的内容表述来看，这都不符合那个时代被认为的小女孩应有的特征，包括孙俪坤见到来看戏的徐群珊，也误认为她是小男孩；徐的妈妈也称自己的女儿不是很正常的孩子。笔者判断，这里种种的不正常无法和同性爱扯上关系，这里完全是从徐的装扮来判断的。徐从小就喜欢看孙演的白蛇传，别的孩子看了一遍，她看了五遍，对舞蹈艺术的热爱和对自己舞蹈偶像的崇拜，让徐在之后利用自己从小被误认为男孩的“优势”前去看望被关押的孙俪坤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徐去看望被关押的孙时，孙对徐的认知，孙其实并不知道徐德生理性别是女性，她对徐的认知情感完全是处在女性对男性的爱慕层面上的。所以，当孙完全深爱着男性“徐群山”的时候，徐揭示了自己的真实的身份，而且是以让孙自己慢慢地进行自我发现的形式完成女性性别身份揭露的。在身份被揭露之后，徐群珊失踪了，孙俪坤疯了，这样的结果更加显现地说明，至少孙俪坤是不能接受自己爱的人是女儿身，她是对男性的“徐群山”充满幻想的。在徐群珊恢复女性生理性别之后，她探望孙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那时候觉得要能挨近你就了不起。”²³⁾

我们可以发现，徐之所以要接近孙，应该不属于爱情的驱使，而可能是对偶像的遥不可及，然而又有一个机会可以实现接近偶像的机会。在此之后，徐

22) 同21。

23) 同12，第160页。

群珊去医院探望孙俪坤，孙从排斥到接受徐，二人逐渐慢慢成为好姐妹，在医院里同进同出，也迅速引起院友的怀疑。院友们撕扯徐的衣服，发现她是女儿身，只是男性的打扮，对孙徐的种种行为表现就完全丧失了兴趣。到此为止，笔者认为，在考察孙徐关系的时候，应该注意几个概念。

首先应该理清什么是性取向。性取向是指对于某个性别（或两性）的性欲望和感情欲望，判断性取向，两个因素都需要具备，它决定着性吸引的对象。²⁴⁾简单的来说，性取向就是指自己是喜欢异性还是喜欢同性，但是要判断性取向就要具备性欲望和感情欲望，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徐对孙的感情欲望是有的，而且非常饱满，这样的感情欲望，笔者认为舞迷对舞者的崇拜和热爱，在之后的情感发展下，甚至可以说发展成为了好姐妹的感情基础。但是，对性欲望的部分，在小说里其实很难找到确切的依据，很多人用“喜欢”来表达亲密的关系，可是，“喜欢”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性吸引，是不能判断其性取向的。回归到文本来看，如果硬是要说孙徐具有性吸引因素的话，也是在孙误认为徐是男性的层面上才具备的。其次，还要了解性别角色认知。性别角色认知 (gender role identity) 又称性别特征形成 (gender typing)。这是一个人形成了管与男性或女性的相对特征的心理表象，知道自己是男性或女性，从而做出符合其性别特征的行为。²⁵⁾简单来讲，性别角色认知也就是我是男性还是女性。徐对自己性别的认知就显得比较重要了，如果说她对自己的生理认知为女性，而对社会性别认知为男性的话，也就是说明她具有同性倾向，并设定的性别角色是男性的角色；反之，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都是认知为女性。在小说中，徐群珊虽然以女扮男装的面貌出现在孙俪坤的面前，但是，这不能就作为判断其对自己设定的社会性别就是男性。因为，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徐群珊在自己的日记里有她上山下乡的一段记录，而这段记录正好能证明徐群珊其实本身对自己的性别认知是女性。即，她的男性化的装扮使得周边的男性们对她产生不了女性的性幻想，以及在火车上

24) 儿童性教育：怎样观察 孩子的性取向，凤凰网(2014)

http://fashion.ifeng.com/a/20140211/33684620_0.shtml (검색일 2015.05.02.)

25) 万富熹，方格，《儿童发展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第373页。

被认为是小伙子，其实，在小说中，徐群珊并不是没有苦恼过，她自己觉得周边的男性把她看作“男性”简直是不可理喻，但是，她很快就寻得了自我安慰，正因为男性化的装扮才使得她免于文革时期男性的霸凌。结合着两个方面，我们很难得出孙徐二人是同性恋的观点，最多可以说是进行了较为亲密的感情交换或是交流。那么，在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语境下，进行这样亲密的情感交换而互相寻找安慰和寄托又有何不可呢？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孙徐二人是不具备明显的同性恋倾向，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徐群珊的男性化装扮特征。在性别认知是女性的前提下，在社会生活活动中呈现男性化特征的面貌，笔者认为，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为“性别错位”现象。关于性别错位的概念，现在学界还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但是已经有诸多学者将性别错位纳入人物研究中，包括表象的性别错位、深层的性别错位、对性别错位的思考等方面都有相关的研究，包括“红学”也从性别错位的角度来对经典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那么，“性别错位”并非简单式的男女性别换位，也不是性别扭曲，而是男女两性性别角色和性别特点相对于传统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和性别特点的规定和期待而发生的位移。²⁶⁾也就是说，作品中的男女人物在外貌、身材、服饰、打扮、性格、言行、举止等方面偏离或者背叛了传统对两性的性别定位和性别特质。那么，回归到文本，徐群珊其实表现出来的是性别错位的现象，在传统对女性的认识还判定是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地位及其低下，没有自主权和独立性。从甲骨文来看，“女”字的字形便像女子屈膝交手，这就蕴含女性卑微之寓意。所谓“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人下也。”²⁷⁾等这样的书写很多，这样的传统观念一直被传承下来，徐群珊的形象打破了对女性认识的传统观念，一身男性的装束，近乎男性化的言行举止（比如吸烟的姿势等）。这样的性别错位处理，使得徐群珊既具备女性的生理特征，有具有男性的社会特征，这就将人物跳出了一般性的性别书写的框架，补全了完整的“人”所具备的一切秉性，这可能也是一种重新发现

26) 李梦圆，〈《红楼梦》人物“性别错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2013)，第1页。

27)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 426 页。

人、诠释人的书写尝试。另外，我们还应该发现，这里可能也是作家对女性隐性的一种呼喊，严歌苓曾经在谈到自己创作的作品时说道：“我实际上是由一定的女权主义在里面，不过，我的女权主义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美国60年代的女权主义者烧胸罩啊什么，非常傻，自己不讨好，又把男人搞得很警觉。她们也不做饭，我觉得女人贤惠起来是非常性感的。”²⁸⁾徐群珊在最后结婚了，和一个长相还算不错的男人，徐群珊还是原来的样子，她在努力的学做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在一旁不停地小声教诲她。到这里，文革结束后，徐群珊保持着文革时的装扮，但是在社会性别层面发生了转变，她在学做一个女人。她经历了自由的“男性”社会性别行为到女性社会性别行为的转变，这大有可能是严歌苓隐藏着的对女权的呼喊，这样的转变变成莫大的讽刺，文革时期大胆的女性又重新回归到传统的女性角色位置中去。在小说的最后，孙俪坤送给徐群珊的结婚礼物“二蛇怒斥许仙”的雕塑也就成了值得思考的部分。关于这个雕塑，很多学者认为，是从同性恋不被允许的一种反叛，还是带有同性色彩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根据上述推论，这个雕塑可以理解为是对男权的一种抵抗。从孙的立场来看，她经历了被男性们追捧到被男性调侃再到平反后的追捧，在她被压迫的时候，又是同为女性的徐群珊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那么，对男性群像代表的“许仙”进行怒斥就合情合理了；再从徐的立场来看，文革时被认为没有女人味而避免了被男性霸凌，并且以此接近自己的偶像并建立深厚的姐妹情谊，在文革后，这样的独特的女性回归到男性话语之下，这又何不是从侧面对女性命运转变的悲哀和反思呢？在徐群珊充满隐忍和压制的背后，难道不也就是对男权的怒斥吗？

综上所述，笔者重新考察了小说中两位重要的女性形象孙俪坤和徐群珊的人物关系，通过从互文指涉、性别认知和性取向等角度的思考分析，认为两位女性之间的感情应该还不能指定为同性爱的主题，更倾向于在特殊时代背景之下相濡以沫的姐妹情。另外，通过人物角色微妙的转变和情感互动，作家也对女权主义进行了隐晦地表达。

28) 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演讲）〉，月月小说(2004)，第35页。

4. 结论

一般来说，谈到华文文学，避免不了的就要谈到身份认同、文化融合、移民经历等主题的书写，而且大量的华文文学的先锋作家们都通过自己不同的异文化圈的生活经历和多元文化融合的体验来进行华文文学的创作，民族性认同、文化认知、融合性冲突等都成为了学界争先讨论和各抒己见的话题，并且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但是作为最杰出的旅美在作家之一的严歌苓，利用自由的创作空间，回望祖国特殊的历史阶段，对特殊的历史文化进行再书写，站在异域的立场上，客观地对历史文化在关照，提出了非常多的研究视角。本论文关注严歌苓创作的中篇小说《白蛇》，可以说这篇小说就饱含大量值得讨论和研究的课题。通过对以往研究的考察和文本再阅读，笔者对以往研究中提出的同性恋小说的观点提出质疑，在进行文本研读时，发现女主人公之间其实并没有出现极为明显的同性恋倾向，并提出女性性别错位现象，在结合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女性错位的回复，指出严歌苓隐在的对女权主义的关注。本论文并不旨在对以往观点进行反驳，而是旨在提出一些新的解读视角和研究课题。正如上文所说，这篇小说跨越了文革前、中、后三个阶段，作家又采用了“男性缺失”的书写角度，女性角色又饱含丰富的内涵，对古典剧目的引用，叙述方式的新奇，这些都将会给研究者提供多层面的研究视角和维度。笔者也在此希望以拙劣的观点和解读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参考文献

- 严歌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华文出版社(2000).
- 严歌苓,〈十年一觉美国梦(演讲)〉,月月小说(2004).
- 陈莹巧,方孝谦,《图解文化研究》,台湾:易博士(2009).
- 儿童性教育:怎样观察 孩子的性取向,凤凰网(2014).
- 潘侠风主编,《京剧集成 第五集——〈双蛇斗〉》,新世界出版社(1993).
- 李梦圆,〈《红楼梦》人物“性别错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13).
- 谢嘉沂,《严歌苓同性恋小说的创作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 孙靖,《严歌苓海外小说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陈思和,〈最时髦的富有是空荡荡——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月月小说,上海文学(2003).
- 麻蕊,〈“文革”对女性的双重伤害——对《白蛇》中徐群珊形象的分析〉,文学研究(2009).
- 张卓、杨明,〈论严歌苓《白蛇》的视角转换〉,长城:作品评说(2011).
- 丁怡萌,〈“神话、现实、历史”的三重嵌套同构——评严歌苓小说《白蛇》〉,山花:文本分析(2014).
- 王初薇,〈性别迷失:另类的情欲悲剧——评严歌苓的中篇小说《白蛇》〉,华文文学(2007).
- 张致焯,《在美华人、韩人的离散文学翻译和特征比较:以查建英、严歌苓、朱寿佳作品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釜山:韩国海洋大学图书馆(2012).
- 朴南用、李天珠,〈严歌苓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出现的历史记忆和下位主题研究〉,韩国中国言语文化研究会:韩中言语文化研究(2014).
- 朱幸纯,〈《白蛇》同性恋情感背后的真实〉,文学教育(2010).
- 王帅利,〈严歌苓《白蛇》主题意蕴分析〉,中国校外教育:教研视点(2014).
- 舒晋瑜,〈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作家〉,中国图书评论(2002).
- 姚敏娇,〈话语张力与经典改编中的互文指涉——以《白蛇》中德女同性恋书写为例〉,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13).

万富熹, 方格, 《儿童发展心理学》,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杨宽, 《西周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Abstract

A Review on Yan GeLing's "White Snake"

- Feminine literature in Cultural Revolution

Xu, Zhen · Ki, Yeong

Chinese writer GeLing Yan is regarded as one the most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immigrant writers in Chinese literature. Her fictional creations are at least fruitful in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wise. "The White Snake" is a novella that was published in the fifth "October" in 1998 and a winning award of the seventh literary "October" in 2001. With such background therefore, the "White Snake" attracted a tremendous attention from the scholars, whom became very engrossed with her work. The novel handl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China as a background, and takes unique perspectives and questionnaires to portray the delicateness of emotions between a dancer and her devoted audience. In GeLing's stories, women are endlessly depicted as the ultimate audience. This novel - without an exception - discusses the sex issues that overlap with the unique social context of China. GeLing's focus on women is consistent and obvious however, greater in scope. Women are not a partial individuals but an actualization of the social context. Therefore, the nature of women changes with how the social values fluctuate over periods. This novel not only shows the emotional cognition of women in everyday life; but demonstrates how women recognize the outer world, specifically China undergoing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70s.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terpret the subtle emotions of women und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e anticipate the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of women under such times of turbulence.

Key words : Yan GeLing, "The White Snak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emale, Gender identity

투 고 일 : 2015. 5. 10. / 심 사 일 : 2015. 5. 15.~ 2015. 6.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5. 6. 16.